

跟隨矢野勢吉郎的腳步—探索甲午戰後臺灣低海拔植物相

文·圖—楊宗愈

矢野勢吉郎(S. Yano)，我們在館訊293期(2012年)及327期(2015年)都曾經分別介紹過這位先生；在2012年初更辦過一場「謎樣的日籍植物採集者矢野勢吉郎—臺俄國際合作交流特展」，也簡單介紹過這位不知道生卒年月的日籍植物採集者。對臺灣自然史植物部分而言，矢野氏應該是19世紀末甲午戰爭(1894-1895年)西方人離開臺灣後的首位在臺灣採集植物的人，也是第一位到綠

島及蘭嶼採集植物的外國人。為什麼特別強調「甲午戰爭」呢？因為在此戰爭之前，臺灣低海拔的植物主要是英國人採集、紀錄與發表，其主要範圍多在當時的通商口岸，例如打狗、安平、艋舺、淡水及基隆，而文章發表則是Forbes與 Hemsley二人在林奈學會植物期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(1886~1905年)及Henry在1896年發表的「福爾摩

沙植物名錄」。前者主要是中國地區，然其範圍則包括朝鮮半島、琉球、香港、海南島及臺灣；後者則全以臺灣地區的植物為主。而二者所引證及採用的臺灣標本，在年代上都僅限於1895年及以前的植物標本。這些植物標本多數都散佚在歐洲一些大標本館內，國科會在2007~2012年數位典藏計畫中，支持研究者至海外徵集植物模式標本的影像，包括臺灣大學團隊前往日本及本館團隊前往歐洲大標本館，筆者分別在館訊257期(2009年)、278期(2001年)、302期(2013年)、342期(2016年)陸續介紹過，故不在此多做贅言。日本領臺時期最早的植物專刊是由松村任三(J. Matsumura)及早田文藏(B. Hayata)二位於1906年所共同發表的：*Enumeratio Plantarum Formosanarum*；早田文藏的「臺灣高地植物誌」(1908)；川上瀧彌(T. Kawakami)的「臺灣植物目錄」(1910)，他們所描述物種及使用標本，主要是引用上述西方人所採用的名稱及牧野富太郎(T. Makino)等人於1896年、1899年及以後所採自臺灣的標本，而這些標本主要蒐藏於日本。

西方植物學家及採集者多於1895年後離開，1896年底日人牧野氏等在臺灣做短期採集後便離開，大量採集是1905年以後的事。矢野氏於1896~1897年在臺灣所採集的這六、七百份標本算是甲午戰後重要的一批植物標本，雖不見於所有的文獻目錄當中，卻是臺灣首次珍藏的一批「古董」標本，其年代雖然並不長久，但綜合目前蒐藏該批植物標本的機構(俄羅斯聖彼得堡

科馬洛夫植物研究所標本館-LE、日本北海道大學博物館植物標本館-SAPS及臺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蒐藏庫-TNM)，可以反映出當時臺灣的一些低海拔植物狀況，尤其還包括蘭嶼、綠島等離島。藉著此次「線上蒐藏庫展覽」，我們將展出其中蒐藏於本館的該批標本中的精品，除了一一做介紹外，並說明各物種在那一段時期所代表的生態意義，至於該段時期臺灣低海拔的植物相，則必須整合3座標本館的蒐藏品之後才可推論。

經過檢視矢野氏在臺灣採集的這批標本，發現一些很有趣的結果。首先是S. Yano 1號標本，就有4種不同的版本，有3「份」在SAPS，其中：鼠李科的馬甲子(*Paliurus ramosissimus*)有2份(均標名1a)，一是1896年5月26日在臺北士林(八芝蘭)採得(圖1)，另一份則是在臺北於同年6月採得(圖2)；第三份是馬鞭草科的大青(*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*)，亦是1896年6月在臺北採得(圖3)，然其採集號為：0.1(故我只好將之命名為1c)。第四種版本為LE及本館TNM所蒐藏，為鴨跖草科的牛鞭草(*Murdannia loriformis*)，是1896年6月22日在新竹採得(圖4)！然依據SAPS所發現矢野氏編號690至693等4份標本，則是矢野氏於1896年5月19~23日在琉球的八重山群島(Yayeyama)所採得(圖5)，故可以推測矢野氏在八重山群島採集後便搭船到臺灣來，推算應該是5月下旬在臺北登陸，自5月26日起便開始他的臺灣採集行程。除此之外，可以注意到矢野氏多在臺北附近採集，除了只標示「臺北-Taipeh」外，可以看到他在萬華(艋舺)、雙園(伽蚋)、古亭、公館、景美、仙跡岩(景美山)、新店、大龍峒(大浪泵)、士林(八芝蘭)、北投、紗帽山、大屯山、七星山(七星墩山)、淡水、萬里(崁腳)、蘆洲(和尚庄)、土城，往北達基隆及基隆獅球嶺，南下則到新竹地區(Sinchiku)的中港、鳳山、竿蓁林、舊港(竹塹港)及苗栗地區(Bioritsu)的山頭仔庄(Soatawyahtun)等，矢野氏又在隔年1897年3月13~14日在綠島(火燒嶼-Fehsho islet)及15~18日在蘭嶼(紅頭嶼-Antaw islet)採集，

他約在3月下旬回到臺北。但由於同時也看到矢野氏在1897年3月12日及3月15日都有在臺北的採集紀錄，以當時沒有飛機飛綠島、蘭嶼的情況下，似乎不可能！！再檢視其採集的植物標本，該二種植物確實是蘭嶼山柑(*Capparis lanceolaris*)

及臺灣蝴蝶蘭(*Phalaenopsis aphrodite*)等，在臺灣地區也只在綠島及蘭嶼有分布，所以表示他真的到过蘭嶼及綠島，且矢野氏曾用漢字將此二島的名稱寫下來(但拼音時卻是用閩南語)。

此次線上蒐藏庫展出的風箱樹、澤珍珠菜及小苦菜等都是必須生長於有水的地方，可想而知在甲午戰後的臺北地區還有許多池塘沼澤，也可推知這些植物的族群數量都很大，所以矢野氏才容易採得，甚至他在七星山還能採到目前已經被宣告接近瀕危物種的八角蓮，在在都表示當時臺灣低海拔的植物相很豐富、完整。依據標本的資訊

可以約略說：當時臺灣北部地區平地多濕地，山區則是原始森林，靠近人居之處還有種植一些果樹作物(龍眼、煙草)、花卉(山黃梔、九重葛)，其他地區則是以菊科、豆科、禾本科等為主的雜草，沼澤溝渠則

多水生植物，有挺水，有浮水，且水質乾淨。新竹、苗栗地區主要是低海拔次生林植被，矢野氏竟然採到目前已經很稀有的桃園草(*Xyris formosana*；圖6)。綠島及蘭嶼在當時應該還很原始，推斷矢野氏應該都只在山區邊緣採集，綠島約30份，蘭嶼則將近25份(包括一份蒐藏在日本東京大學博物館植物



圖6 臺灣稀有植物-桃園草，為矢野氏於1897年1月13日於苗栗採得，該份標本存放於俄羅斯LE標本館。

標本館的臺灣蝴蝶蘭，也表示該物種當時在蘭嶼是非常普遍的。

本次展覽中，共有12種標本展出，包括牛鞭草、風箱樹、琉球雞屎樹、冇骨消、長葉茅膏菜、華八仙、八角蓮、小茅膏菜、綠島山柑、蘭嶼山

柑、澤珍珠菜及小苦菜。其中「澤珍珠菜」是一百多年前臺灣沼澤地的雜草物種，隨著人類環境的改變，澤珍珠菜卻是未曾在臺灣被植物學家記錄下來就已經滅絕的物種！而那些沒被發表也沒被紀錄的物種還有多少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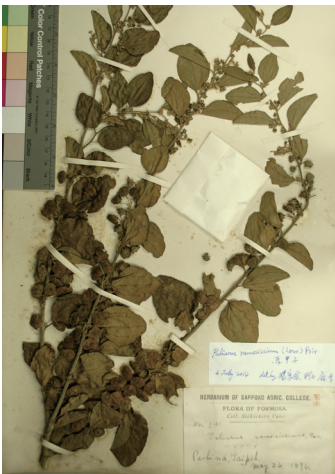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矢野氏1a號標本，乃1896年5月26日採自臺北士林附近的馬甲子。



圖2 還是矢野氏1a號標本，卻是1896年6月在臺北採得的馬甲子。



圖3 矢野氏0.1號標本，也是1896年6月在臺北採得的大青。

科馬洛夫植物研究所標本館-LE、日本北海道大學博物館植物標本館-SAPS及臺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蒐藏庫-TNM)，可以反映出當時臺灣的一些低海拔植物狀況，尤其還包括蘭嶼、綠島等離島。藉著此次「線上蒐藏庫展覽」，我們將展出其中蒐藏於本館的該批標本中的精品，除了一一做介紹外，並說明各物種在那一段時期所代表的生態意義，至於該段時期臺灣低海拔的植物相，則必須整合3

座標本館的蒐藏品之後才可推論。經過檢視矢野氏在臺灣採集的這批標本，發現一些很有趣的結果。首先是S. Yano 1號標本，就有4種不同的版本，有3「份」在SAPS，其中：鼠李科的馬甲子(*Paliurus ramosissimus*)有2份(均標名1a)，一是1896年5月26日在臺北士林(八芝蘭)採得(圖1)，另一份則是在臺北於同年6月採得(圖2)；第三份是馬鞭草科的大青(*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*)，亦是1896年6月在臺北採得(圖3)，然其採集號為：0.1(故我只好將之命名為1c)。第四種版本為LE及本館TNM所蒐藏，為鴨跖草科的牛鞭草(*Murdannia loriformis*)，是1896年6月22日在新竹採得(圖4)！然依據SAPS所發現矢野氏編號690至693等4份標本，則是矢野氏於1896年5月19~23日在琉球的八重山群島(Yayeyama)所採得(圖5)，故可以推測矢野氏在八重山群島採集後便搭船到臺灣來，推算應該是5月下旬在臺北登陸，自5月26日起便開始他的臺灣採集行程。除此之外，可以注意到矢野氏多在臺北附近採集，除了只標示「臺北-Taipeh」外，可以看到他在萬華(艋舺)、雙園(伽蚋)、古亭、公館、景美、仙跡岩(景美山)、新店、大龍峒(大浪泵)、士林(八芝蘭)、北投、紗帽山、大屯山、七星山(七星墩山)、淡水、萬里(崁腳)、蘆洲(和尚庄)、土城，往北達基隆及基隆獅球嶺，南下則到新竹地區(Sinchiku)的中港、鳳山、竿蓁林、舊港(竹塹港)及苗栗地區(Bioritsu)的山頭仔庄(Soatawyahtun)等，矢野氏又在隔年1897年3月13~14日在綠島(火燒嶼-Fehsho islet)及15~18日在蘭嶼(紅頭嶼-Antaw islet)採集，

他約在3月下旬回到臺北。但由於同時也看到矢野氏在1897年3月12日及3月15日都有在臺北的採集紀錄，以當時沒有飛機飛綠島、蘭嶼的情況下，似乎不可能！！再檢視其採集的植物標本，該二種植物確實是蘭嶼山柑(*Capparis lanceolaris*)



圖4 蒐藏於俄羅斯LE標本館及本館TNM蒐藏庫的矢野氏1號標本，則是他於1896年6月26日採自新竹的牛鞭草。

此次線上蒐藏庫展出的風箱樹、澤珍珠菜及小苦菜等都是必須生長於有水的地方，可想而知在甲午戰後的臺北地區還有許多池塘沼澤，也可推知這些植物的族群數量都很大，所以矢野氏才容易採得，甚至他在七星山還能採到目前已經被宣告接近瀕危物種的八角蓮，在在都表示當時臺灣低海拔的植物相很豐富、完整。依據標本的資訊



圖5 矢野氏於1896年5月23日在琉球八重山群島所採集的標本。